

俞子夷先生著

教育雜文

沈錦甘謹題

俞子夷著

教育雜文

國民出版社印行

教育雜文

自序

友朋常注意我年齡，大約見我衰老多病，暗中替我擔憂。志堯兄幾年前就在預計，期望我從六十歲起，做些有價值的事業，替幼童青年們謀些真正的福利。他主張把那正在計劃，因戰事擱置的培蓓園在今年設法實現；即使弄一間茅屋，也可當作一個基礎。事實上種種問題一年困難一年，這願望只能等待戰事結束後再提。

真實工作一時無法實現，因想從今年起，寫些教育雜文

，再搜些近作，集成一本小冊，算是留個紀念，並以答謝友朋們的感情美意。可是原料缺乏，巧婦難炊。虛空貧乏的老生常談，彷彿用半匙醬油做大量的湯，愈冲愈淡，幾與白水無異；真正是慚愧之至；

目錄

自序

一、清高	(一)	一四、活教育	(四五)
二、教育工作	(二)	一五、淹死了人	(四七)
三、高陞客棧	(三)	一六、學用問題	(四九)
四、教員三變態	(五)	一七、再來過	(五三)
五、教育與國家	(八)	附風雨故人	(五六)
六、教育上全體與部份的關係	(一〇)	一八、誑騙教育	(七三)
七、教育理論的實施	(二六)	一九、舊金山會議與教育	(七六)
八、成功與失敗	(二九)	二〇、教育復興	(七八)
九、嘗試與選擇	(三一)	二一、自由	(八一)
一〇、教法	(三三)	二二、幾個訓育方面的小問題	(八五)
一一、教學	(三六)	二三、Excuse me	(一〇一)
一二、呆板的習慣	(三八)	二四、吃飯	(一〇三)
一三、習慣的多面性	(四二)	二五、燒飯	(一〇七)

二六、怒	(一〇九)	四一、依據葫蘆	(一五四)
二七、罰	(一一一)	四二、白話文運動	(一五六)
二八、讀『教子記』	(一一四)	四三、作文	(一五九)
附教子記	(一一五)	四四、超實用的興趣	(一六三)
二九、悼黃翼	(一一九)	四五、脣枯舌爛	(一六五)
三〇、祝福	(一二二)	四六、口訣	(一六八)
三一、兒童節清早的夢	(一二四)	四七、應用問題	(一七〇)
三二、普及兒童節	(一二六)	四八、心算	(一七三)
三三、衛生與教育	(一二八)	四九、考試	(一七七)
三四、從子女教育父母	(一三一)	五〇、不及格	(一八〇)
三五、養雞與種菜	(一三三)	五一、簡易記分法	(一八二)
三六、牛吃了菜	(一三五)	五二、簡易教具	(一八八)
三七、科學與人生	(一三八)	五三、金山寺	(一九三)
三八、做學教	(一四六)	五四、實習	(一九四)
三九、統一課本	(一四八)	五五、一個嘗試	(一九六)
四〇、常識國語混合教學	(一五〇)	跋	(一九九)

一 清高

（六月二十二日作，見浙江日報江風）

有些人說做教師是清高的。這話雖不是謊騙，至多也不過是一種恭維。試問清在那兒？尤其是大多數在鄉村裏工作的小學教師，終年所接觸的，盡是些骯髒的孩子。冷天兩管鼻涕，熱天滿身臭汗。遊戲後衣衫上盡是黃沙，寫字後手面上統體烏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用了九牛二虎之力訓練學生清潔。等到他們略微自知收拾，便已修業期滿，離開我們去了。送往迎來，只有在骯髒的孩子羣裏過生活，始終輪不到在清雅的環境中享半天福。

高在那兒？三十六層天堂，層層都是上司，沒有半層下屬。小朋友雖或尊稱我們老師，然而他們是民族的聖神幼苗，國家的未來主人。我們的工作好像建築過程中的打三合土。完工後美輪美奐，大家所看到的是高廳大廈，畫棟彫樑。大家所稱道的是美術家的設計，工程師的成績，誰還會想到敲石子、拌灰漿、打牆腳的江北小工！

做教師是不出名的，小孩子不會替我們宣傳。鄉村裏老百姓的口碑，不出三五里範圍的

小天地。大人先生不肯貿然光臨，新聞記者無暇駕臨採訪。督學指導來，凶多吉少。不受申斥，已是萬幸。即使萬一、億一、兆一能得到一兩句可以算是獎勵的話，也只壓積在公文堆中，決不夠吸引通信社的注意。我們只盼望檢定登記時榜上留一個及格的名，另外怎敢再有什麼份外的妄想！

做教師是沒有利的。黃包車夫每天的收入，要比我們大幾百倍。農忙時做一個幫工，吃了主人的飯，每天可以拿四斤白米算是工錢。提高待遇的消息，偶然在報紙上可以看到。公糧積欠到半年以上，却又是司空見慣的事實。薪津一加再加，依舊不夠自己一個人柴米油鹽的開支。一張教師合格證書，遠不及一條扁担值錢。

假若不是爲了逃避兵役，我們做教師的，必得在名利外另找安居樂業的興趣。據我所知，這一種興趣是別種人不易得到的。我們的工作是幫助孩子生長發展，同時自己的知能也跟着生長發展。骯髒的孩子發展成清潔的少年，天真無知的小朋友發展成社會有力的分子。個人生長發展，就是民族國家生長發展。這比種植畜牧更繁茂，這比哺育乳兒更有意義。再看自己，方法一天天進步，技術一天天純熟，譬如江北小工看見一座座幾十層的鋼骨水泥建築，經過幾十年也不傾斜，不是可以傲然地說：「我們石子敲得一天好一天，灰漿拌得一天勻一天，牆腳打得一天牢一天，後來居上，房屋愈高大，愈是堅固。乖乖！」

二 教育工作

（四、二九作，見浙江日報山水間）

有志從事教育，什麼都值得做。辦小學也好，養成教師也好。因為教育是整個的。無論那一方面都需要改進，都缺少有力分子。抉擇的標準，或者在興趣和環境，這兩者又有蕭連帶關係。

就工作成效說，量與時間有重大關係。假定興趣同、環境同，自己的技能也同，量少而時久的，效果最大。量愈大，效果愈弱。這是物理的定則，人事也同樣適用。譬如簡師，如能辦得很切實，基礎打得堅實，技術弄得純熟，每年四、五十個畢業生出去後，必定能在國民教育方面多添四、五十個生力軍。當然，要有相當物質條件，不迫使他們逃走。

調訓的時期短，範圍雖廣，效果未必可靠。但是若能連續不斷地做，一而再，再而三，訓練與服務相間，幾年後也可有相當收穫。這彷彿把簡師裏的功課分期教學。服務當作實習，巡迴指導是萬不可少的。惟這和政策有關，能否把長久的計劃實施，頗成問題。

在教育科工作，對象的量更大，遍及全縣，而且實地直接接觸的機會極少，所以必須有很久的時間，再要有健全的組織，才可望收得些實效。這方面的環境最難順利，因為牽涉的方面太多。行政者每喜在短促時期中做些外表容易被人看得見的假成績，因此有些地方實際情形還停滯在三、四十年前的狀態中。我嘗想，即使我做了縣長，也未必能做得比現在好多少。上司很多，有民政、建設、社會、糧政、役政……等等。大家雖說教育僅次於軍事，然而兵和糧兩事已經足夠使全縣政府中人日夜忙得焦頭爛額，還有多少功夫可以用在所謂百年樹人的大計！鄉鎮情形也是如此。

政教合一，在此時似乎弊多利少。事實需要教育去改造政治，現在卻變做政治妨礙教育。合一是勉強的，分工合作才是合理的辦法。政者征也。征兵、征工、征伏、征糧事急，全體動員忙着這種政治，誰再來辦教育！這或者不是普遍的情形，但恐怕也不是極少數的特例。

（註）某君來信問教育工作那一種好，及政教合一的實施情形等，我的復信如上。

三 高陞客棧

（一、一六作，見雲和東南日報筆墨）

從民國三四年到民十五的十多年中，政治情形是混亂的，可是教育方面却尚有差強人意處。那時物價低，生活還安定，有不少人以爲教育是清高的，所以情願多化些力氣辦學，不高興到機關裏去鬼混。北伐完成，政治統一，這個潮流捲去了教育界許多有力分子。單就江浙兩省說，二十多年前的老朋友、舊同事，從前與高采烈和小朋友做伴侶的，多數關閉在辦公室中案牘勞形去了。遺留在公署門外這廣大而荒蕪的園地上繼續努力者實屬寥寥。

這原是一種進步。教育行政由有實地經驗的青年來主持，所有計劃、政令、規章，決不至於再如從前般隔靴搔癢。這許多老朋友、舊同學，大多是有理想的，有學識的。他們的主張辦法，也是都有根據的。發號施令，理應推行盡利；然而事實上似乎反見得停滯不進，原因或者是這中間脫了節吧。

民國十五六年的人事改變，事前沒有準備。昇遷忽忽，來不及把原來辦有成效而尙未完

成的事業，對後繼者一一交代明白。接收者急急登場，來不及辨別何者應繼續推進，何者應研究改革。因此，有些是另起爐灶，有些竟開着倒車。上下不呼應，於是只見政令像雪片飛來，實際上有些地方一動也不動。

社會機構像鐘表的齒輪。各輪週的齒沒有鑲嵌得合理，幾個主輪儘在轉動，另外的輪子不按步就班地跟着動，怎能正正確確地計時？時計分針所指示的時間，當然不能使人滿意。二十六年到湯溪。在彼一年半，和中心學校各教師相周旋，我好像回到了民國六七年時在蘇州南京的小學裏去。二十八年夏到松陽。在彼三年，有許多事很像在民初時。三十一年冬來雲和。在此兩年來的工作，還是清末宣統年間所彈的老調。這決不能說是「每況愈下」，正反映着從前太浮淺，未能深入，達到社會真正的基層。

近六、七年來受了戰事影響，人事變動更甚。有些師範生因為遷移關係，沒有機會實習，草草畢業。分派到小學裏服務，只希望一年後得到一張證件，拿去投考升學。因此，前後更其脫節。大多數教師如此流動不定，行政機關裏無論有什麼良好計劃，恐怕再過十年或二十年也無法兌現。學校裏變做預備高陞者的臨時食宿所，豈不是可以改稱「高陞客棧」了麼？如果說教育是立國之基，那末，現在已到了徹底改造「高陞客棧」的時候。

（註）某來信說：「××對於教育興趣很濃。他說從前×××各項設施都很有理想，何

以二十年來我國教育依然不見進展？對於我國幾十年來的教育情況，我師是很清楚的，希望能告訴我們癥結所在」。我的復信如上。

四 教員三變態（七、八作，見筆墨）

七月七日張文昌先生的「教員五型」，說得非常透澈。他說青色教員是新進的，黃色教員是馬虎的，藍色教員是神氣的，灰色教員是悲觀的，惟有白色教員是光明皎潔的。除此五型外，恐怕還有幾種特殊的變態。

一是機關人員兼課，可以算是橘色的。目標不在教書，也不在區區兼課的鐘點費。弄一個服務資格作爲無試驗檢定的根據，確是狡兔三窟中的一窟，萬一應變疏散，留職停薪或者減政裁員，受到影響，拿了檢定合格證書當敲門磚，把學校作臨時收寄所，進去混幾時歇歇腳，再作道理。

這種橘色教員把學生課業當兒戲。公事忙，缺課；出差，缺課；開會，缺課；午睡遲起，缺課；……每星期二三點鐘課，一個學期上不滿四五點鐘。教科書似有若無，上堂隨便講講山海經，吹吹牛，都算是從政心得。他們說：「這種實地經驗的教材，價值比呆板的課本

不知大多少倍呢！」

一是桃色教員。身上穿得漂亮，頭髮梳得漂亮，會唱電影歌曲，會講戀愛故事。是學生的消遣朋友，酒肉朋友。內地學校裏有了這種教員，可以吸引學生好奇心，轟動一時，使大家高興。不過時間稍久，便會使女同事見了頭痛，女學生嚇得躲避。再下去，某先生的行動首先做了毛廁文學的中心題材，甚或學校新聞裏也會有諷刺的小品文出現。滿城風雨，終至譁言波及校門外，難免沒有一兩個從舊家庭來的天真女孩子受到冤屈。

一是黑色教員。看見來一個新同事，多方打聽是什麼人介紹，什麼學校出身。拿職務當地盤，勾結灰色教員做軍師，利用青色教員當先鋒，傾軋排擠，無事生小事，小事化大事，這種教員有一個，學校當局便不易應付；有了兩個以上，非鬧得天翻地覆，解散改組，不會收場。

橘色教員是虛無的，桃色教員是浪漫的，黑色教員是陰險的。五型和三變態交織着，所以混亂而徒勞。

五 教育與國家

（三月一日，二日摘）

威爾基的「天下一家」中有不少地方論到教育與國家的關係。在第二章裏他說：

有四件事情，我覺得，是這些人民的需要，雖然他們所需要的程度和方法有各種的不同。他們需要更多的教育，他們需要更多的公共衛生工作。他們需要更多的現代工業。以及他們需要更多的社交尊嚴和自信。而且只有從自由和自治中才能得到這尊嚴和自信。

我相信，沒有一個人在尼羅河流域旅行，（縱使當他還離戰爭十分遙遠的時候），而不感覺到應用何種的教育才能幫助埃及人民恢復他們的民族勇氣，這勇氣是歷史本身會宣稱是他們的。埃及已開始創設學校；美國人和英國人都在那裏幫忙；我見過埃及人士，自國王法羅克，首相那哈斯巴沙，以至於許多的工程師、醫師，無論在那裏他們都要被認為是曾受過教育的。但是在埃及，無論什麼地方——或在整個中東，關於這一件事，土耳其是例外的——都沒有——一個曾提議邀我去參觀一所自辦的學校，視為民族光榮的一件事。他們慫恿我去參

觀的唯一學校却是一所女學校，係由一位美國婦女主辦的，她在極大氣餒之下，曾經努力來教育埃及的孤兒，歷三十年之久。

.....

但，那是美國駐在耶路撒冷的總領事平刻吞設法使我直接的能夠看到巴力士坦問題的真正錯綜。在他的好客的家裏，他按序爲我請進猶太和阿刺伯的各種衝突黨派的所有代表人，……主張全國都應屬猶太的猶太民族主義者的改正派領袖，……主張全國都應屬於阿刺伯人的阿刺伯民族主義者的領袖及……

那一天的夜晚，我卻情不自禁地下一結論，以爲這些糾纏問題的唯一解決辦法，必須是像所羅門的辦法一樣的激烈，但是那時我就去走訪哈達薩會的創辦人，索爾得女士……

他告訴我，她深信教育作用的重大，雖然她是一位年老的婦人，將近八十歲了，但是她所說的關於在猶太民族主義者指導之下所實現的許多猶太移民新村和猶太工業的成就，都充滿着朝氣和活力。

在第三章裏他說：

……土耳其人曾以他們的公共教育，灌溉，以及工業發展的進步引爲自傲，而且極關切地引我們去參觀他們所正從事的一切事業。